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湖西閭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唐刑部郎中員外郎掌舉典憲辨其輕重凡文法之名有四
一律二令三格四式凡律十有二章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
四戶婚五廐庫六擅興七賊盜八鬪訟九詐僞十雜律十一
捕亡十二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凡令二十有七一官品二
三師三公臺省職員三寺監職員四衛府職員五東宮王府
職員六州縣鎮戍嶽瀆關津職員七內外命婦職員八祠九
戶十選舉十一考課十二宮衛十三軍防十四衣服十五儀

制十六鹵簿十七公式十八田十九賦役二十倉庫二十一

廐牧二十二關市二十三醫疾二十四獄官二十五營繕二

十六喪葬二十七雜令而大凡一千五百四十有六條焉凡

格二十有四篇

以尚書省諸曹爲之目其曹之常務但留本司者別爲留司格蓋編錄當時制敕永爲法

則以爲故事

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格以禁違正邪式

以軌物程事乃立刑名之制五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

流五曰死笞刑五

笞十至五十

杖刑五

杖六十至百其工樂戶及習天文及官戶奴婢等犯

流罪者及家無兼丁犯徒者各決二百放又犯徒刑五

罪已發更重犯累決者計數雖多亦不遇二百

徒刑五

以半年爲流刑三

差至三年

有加役流者本死刑武德中改爲斷趾貞觀六年改爲加役流謂常流役一年比流役三年

立十惡以懲叛逆禁淫亂謀反

謂謀危社稷

謀大逆

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闈

謀叛謂背國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父母父母殺叔伯父母不

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大不敬謂盜神御之物乘輿服御

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

孝謂告言詈詛祖父母父母及別籍異財若供養有闕居父

舉哀詐稱祖不睦謂謀殺及罵總麻已上尊長不義屬府主刺

史縣令見內亂謂姦小功已此十者常赦之所不原廼立八

受業師議以廣親親以明賢賢以篤實舊以勸功勤議親謂皇帝祖

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議故謂故議賢謂有大議能謂有

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議故謂故議賢謂有大議能謂有

藝議功謂有大議貴謂職事官三品已上散議勤謂有大

賓謂承先代八者犯死罪所司先奏聞議得以減贖論自魏

周隋皆凡贖罪以銅自笞五十銅一斤至杖一百則十斤徒

載于律一年二十斤至徒三年則六十斤流二

千里銅八十斤至流三千里則其私坐也一斤爲一負其公

坐也則二之十負爲殿謂在入議之條及七品已上官父母

元孫五品已上妾犯非罪十惡八品已上至智高祖下至智

及年七十已上十五已下及廢疾等犯罪加役流反逆緣坐

流會赦猶流已下罪者及年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篤疾凡

犯盜與傷人者及過誤殺人及大辟疑罪者並以贖論凡

計贓者以絹平之準律以當處中絹估平之開元十六年赦

徵收平贓其贓有六一曰強盜贓自絹一疋至十疋二曰枉

並如律法贓其刑絞自絹一疋至十有五疋刑與強盜同三曰不枉

法贓自絹一疋至三十疋加役流四曰竊盜贓自絹一尺至

五十疋加役流五曰受所監臨贓其刑流自絹三尺至五十

疋流二千里其法與不枉法竊盜皆同六曰坐贓其刑徒自

絹三尺至五十疋徒三年凡六贓定罪有正條餘皆約而斷

絹三尺至五十疋徒三年凡六贓定罪有正條餘皆約而斷

絹三尺至五十疋徒三年凡六贓定罪有正條餘皆約而斷

焉枉法賊謂受人財爲曲法處分事者一尺杖一百已上每
者一尺杖九十二正加一等止五十正杖一百已上每
此二賊並減有祿人一等若枉法二十正加役流若無祿人犯
正加役流強盜賊謂以威力取人財並與藥酒及食使狂亂
取財不得徒二年得財一正徒三年二正加一等十正已上
絞竊盜賊者謂私竊人財不得答五十得財一正杖六十二
正加一等五正徒半年又每五正加一等五十正止加役流
受所監臨賊者謂不因公事受部人財物者一正答四十每
一正加一等至八正徒一年又每八正加一等五十正罪止
流三千里坐賊者謂非監臨主司而因事受財者一正答二
十每一正加一等至十正徒一年每十正加一等五十正罪
止徒三年自外諸條凡應減者下就輕次焉二死三流俱從
告終此六賊爲罪

一減應加者上就重次焉五刑皆累加雖數盈不得至於死

凡律法外有殊旨別敕則有死流徒杖除免之差謂有殊旨別敕宜殺

卻宜處盡宜處死宜配遠流宜流卻配流若干里及某處宜
配流卻遣宜徒宜配徒若干年至到與一頓與重杖一頓與
一頓痛杖決杖若干宜處流依法配流依法配流若干里宜
處徒依法配徒與徒罪依法處徒若干年與杖罪與除名罪

與免官罪與免所居官
凡決死刑皆於中書門下詳覆舊制

刑部詳覆然後奏決開元二十五年敕以為庶獄既簡且無

死刑自今以後有犯死刑除十惡死罪造偽頭首劫殺故殺

謀殺外宜令中書門下與法官官等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其

左降官除逆人親並犯賄賂名教如有刻己自新以功補過

使司應合開薦凡京都大理寺京兆河南府長安萬年河南

洛陽縣咸置獄其餘臺省寺監凡死罪枷而扭婦人及徒流

枷而不扭官品及勳散之階第七已上鎖而不枷勳官武騎

宜議郎並七品階諸應議請減者杖笞與公坐徒及年八十

犯流已上者除免官當者並鎖禁杖笞與公坐徒及年八十

十歲廢疾懷孕侏儒之類皆訟繫以待弊凡有犯罪者皆從

所發州縣推而斷之在京諸司則徒以上送大理杖以下當

司斷之若金吾糾獲亦送大理犯罪者徒已上縣斷已定送

杖若應贖者部次配徵贖其大理及京兆河南斷徒及官人

罪並依前舊減並申省司審詳無失乃覆下之如有不當者

事違事駁正苦大理及諸州斷流已上若除免官當者皆連
為家狀中省案覆理盡申奏若按覆事有不盡在外者遣使
刑部覆以定之
凡決大辟罪皆於市無其刑但五品已上

犯非惡逆已上聽自盡於家七品已上及皇族若婦人犯非
斬者皆絞於隱處決大辟罪官爵五品已上在京者大理正

監決在外者上佐監決餘並判官監決在京決者亦皆有御
史金吾監決若囚有冤濫灼然者聽停決奏聞凡決大辟罪

在京者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奏在京者決前一日二覆奏

決日三覆奏在外者初一日再覆奏若犯惡逆已上及部曲

奴婢殺主者唯一覆奏援決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方

非惡逆者聽乘車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凡京

仍日未後乃行刑囚在外奏報之日不得馳驛行下

城決囚之日尚食蔬菜內教坊及太常皆徹樂每歲立春後

至秋分不得決死刑

若犯惡逆及奴婢部曲殺主不依此法

其大祭祀及致齋

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休假亦

如之

其死囚無親戚者皆給棺於官地內權殯於京城七里外量置地一頃擬埋諸司死囚埋訖仍下本屬告家人

凡犯流罪已下應除免官當未奏身死者免其追奪

謂不奪告

身若奏時不知身死奏後云先死者

依奏定罪常赦所不原者不在免限流移之人皆不得棄放

妻妾及私遁還鄉

若妻妾在還預爲追喚待死同發配西州府劍南人配姚陽州者送付益府取領卽還其涼府等

各差專使領送所領送人皆有程限不得稽留遲緩

至六

載然後聽仕

其犯反逆緣坐流及免死役流不在此例卽本犯不應流而特配流

者三載以後聽仕

有資者各依本犯收敘法其解見任及除名移鄉者年限敘法皆準考解之例

其應徒則皆配居作

在京送將作監婦人送少府監縫作外州者供當處官役及修理城隍倉庫及

公廨雜使犯流應注居住者亦準此婦人亦留當州縫作及配齊諸流徒罪居作者皆著鉗若無鉗者著盤枷病及有保

者聽脫不得著巾帶每月給假一日臘寒食各
給二日不得出所役之院患假者倍日役之
凡禁囚皆五

日一慮焉決斷訖各依本犯具發處日月凡告言人罪非謀

叛以上皆三審之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虛得反坐之狀

例告密有不於所由掩捕則從近也謂告密人皆經當處長

告長官佐官俱有事者經比界論告若須有掩捕應與餘州

相知者所在準法收捕事當謀叛已上馳驛奏聞且稱告謀

叛已上不肯言事意者給驛部送京其犯死罪囚及凡察獄

緣邊諸州鎮防人等若犯流人告密并不在送限

之官先備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又稽諸證信有可徵焉而不首

實者然後拷掠二十日一訊之訊未畢更移他司仍須拷鞠

重害及疑似處少不必備三若囚因訊致死死者皆與凡斷獄

長官及糾彈官對驗其拷囚及行決罰不得中易人則舉重以明輕凡獄囚應入議請者皆申刑部集諸司七品

以上於都座議之若有別議所司科簡具狀以聞若眾議異
常堪爲典則者錄送史館凡枷杖杻鎖之制各有差等枷杖
五尺已上六尺已下頰長二尺五寸已上六寸已下共濶一
尺四寸已上六寸已下頸頭三寸已上四寸已下杻長一尺
六寸已上二尺已下廣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已上一斤已
下長一尺已上一尺五寸已下鎖長八尺已上一丈二尺已
下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
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
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腿臀分受杖者背腿臀分受須
數等拷訊笞亦同願背腿均受者聽殿庭決杖者皆背受凡
鞠獄官與被鞠人有親屬仇嫌者皆更之

謂五服內親及大功已上婚姻之家

并受業經師爲本部都督刺史縣令及府佐於府主皆同換推凡有罪未發及已發未斷而

逢格改者若改重則依舊條輕從輕法凡天下諸州斷罪應

申覆者每年正月與吏部擇使取歷任清勤明識法理者仍

過中書門下定訖以聞乃令分道巡覆若應句會官物者加判官及典刑部

錄囚徒所犯以授使嶺南使九月旬先發遣使牒與州案同然後復送

刑部若州司枉斷使推無罪州司欵伏灼然無罪者任使判

放其降入流徒者亦從流徒法若使人與州執見有別者各

以狀申若理狀已盡可斷決而使人妄生節目未定者州司

錄申辨及贓狀露驗者卽決不得待使覆其餘罪皆待覆定

使人至日先檢行獄囚枷鎖鋪席及疾病糧餉之事有不如

法者皆以狀申若巡察使按察使廉察使採訪使皆得制命

而行凡在京諸司見禁囚每月二十五日以前本司錄其所

犯及禁時日月以報刑部

來月一
日以聞

凡有冤滯不申欲訴理者

先由本司本貫或路遠而躓礙者隨近官司斷決之卽不伏

當請給不理狀至尙書省左右丞爲申詳之又不伏復給不

理狀經三司陳訴又不伏者上表奏表者又不達聽撾登聞

鼓若惇獨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右之下若身在禁繫者

親識代立焉立石者左監門衛奏聞撾鼓者右監門衛奏聞

凡國有赦宥之事先集囚徒於闕下命衛尉樹金鷄待宣制

訖乃釋之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

藥療以理訴競雪冤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沒

其家爲官奴婢

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官皆謂之官奴婢男
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命遠京

邑配嶺南
爲城奴

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

所及則免之

因恩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請
律合格式有言官戶者番戶之總號

年六十及

廢疾雖赦令不該並免爲番戶七十則免爲良人任所居樂

處而編附之凡初配沒有伎藝者從其能而配諸司婦人工

巧者入于掖庭其餘無能咸隸司農凡諸行宮與監牧及諸

王分主應給者則割司農之戶以配

諸官奴婢賜給人者夫
妻男女不得分張三歲

以下聽隨母不充數若應簡
進內者取無夫無男女也

其餘雜伎則擇諸司之戶教充

官戶皆在本司分番每年十月都官按比男年十三已上在

外州者十五已上容貌端正送太樂十六已上送鼓吹及少

府教習有工能官奴婢亦准此業成準官戶例分番其父兄

先有伎藝堪傳習者不在簡例凡配官曹長輸其作番戶雜

戶則分爲番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已上當番請納資者亦聽之其官奴婢長役無番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厨饌廼甄爲三等之差給其衣糧春衣歲一給冬衣二歲一給其糧季一給凡居作各有課程丁奴三當二役中奴若婢二當一役中婢三當一役凡元冬寒食喪婚乳免咸與其假焉有疾太常給醫藥其分番及供公廨戶不在給限男女既成各從類而配偶之不得養良人之子及其子繼人每歲孟春本司疏其籍以申仲冬之月條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焉歲十月所司自黃口已上並印臂送都官閱貌大理卿之職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以五聽察其情前見以三慮盡其理一曰明慎以讞疑獄二曰哀矜以雪冤獄三曰

公平以鞠庶獄凡諸司百官所送犯徒刑已上九品已上犯

除免官當庶人犯流死已上者詳而質之以上刑部仍于中

書門下詳覆

杖刑已下則決之

若禁囚有推決未盡留繫未結者五

日一慮若淹延久繫不被推詰或其狀可知而推證未盡或

訟一人數事及被訟人有數事重事實而輕事未決者咸慮

而決之凡中外官吏有犯經斷奏訖而猶稱冤者則審詳其

狀

開元八年敕內外官犯贓賄及私坐成殿公坐官當已上

實寬濫乃錄送中書門下其有

大理審詳犯狀申刑部詳覆知

遠年斷雪近請除痕亦準此凡吏曹補署法官則與刑部

尚書侍郎議其人可否然後注擬大理正掌參議刑獄評正

科條凡六丞斷罪有不當者則以法正之凡內外官及爵五

品已上犯罪至棄市者並監決若車駕巡幸在京則都一人

留寺以總卿貳之職在都則京亦如之丞掌分判寺事凡有

犯皆據其本狀以正刑名

六丞判尚書六曹所統百司及諸州之務其刑部丞掌押獄每一丞

斷事五丞同押若有異見則各言不同之狀

徒已上各呼囚與其家屬告以罪名

問其狀欵不伏則聽其自理無理者便以元狀斷定上刑部
刑部覆有異同者下于寺更詳其情理以申或改斷焉獄丞
掌率獄吏知囚徒貴賤男女異獄五品以上月一沐暑則置
漿禁紙筆金刃錢物杵挺入者因病給醫藥重者脫械鎖家
人入侍司直掌承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參議之評事
掌出使推按凡承制推訊長吏據狀合停務及禁錮者先請
魚書以往據所受之狀鞠而盡之若詞有反覆不能首實者
則依法拷之大理斷獄皆連署焉始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

條惟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及受禪命納言劉文靜等損益律令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賕犯盜詐冒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四年高祖躬錄囚徒以人因亂冒法者眾盜非劫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又詔僕射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擧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爲一歲太宗卽位詔長孫无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旣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受刑者當死而獲生豈憚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見者知今以死刑爲斷趾蓋寬之也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

駁律令四十餘事乃詔房玄齡與弘獻等重加刪定玄齡等以謂古者五刑別居其一及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別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爲加役流見前太宗嘗覽明堂鉞炙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鉞炙失所則致死歎曰夫鑊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五年帝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卽決皆三覆奏時同州人房彊以弟謀反當從坐帝錄囚爲動容曰反逆有二興師動眾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連坐者皆死豈定法耶元齡等議曰祖有蔭孫兄弟蔭不相及乃令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惡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元齡等遂增

損隋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二流爲徒者七十一一定令二千
五百四十六條爲三十卷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爲七
百條以爲格又取尙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爲
式初太宗以古者斷獄訊於三槐九棘乃詔死罪中書門下
五品以上及尙書等平議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擧徒皆
不追身其餘目纖悉必本於仁恕然自蘊古之死法官以失
出爲誠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
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
出爲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
吏亦持平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寢少
十六年又徙死擧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重爲更限廣

州都督黨仁弘嘗率鄉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長沙郡公仁弘交通豪酋納金寶沒降獠爲奴婢又擅賦夷人既還有州七十或告其贓法當死帝哀其老且有功貸爲庶人帝自謂寬仁弘死乃弄法以負天人君有過請罪於天其令有司設藁席南郊三日朕將請罪房玄齡等曰寬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學之請百僚固請乃止太宗治尙仁恕而于刑罰尤愼卽位之四年天下斷死臯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然嘗謂群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

宗初卽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无忌等增損格敕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龍朔儀鳳中司刑太常伯李敬玄左僕射劉仁軌相繼加刊正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又刪武德以後至於垂拱詔敕爲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司格神龍元年中書令韋安石續其後至於神龍爲散頒格睿宗卽位戶部尙書岑義等又著太極格元宗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又著開元格至二十五年中書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千條明年吏部尙書宋璟又著後格皆以開元名書

錢大昕曰藝文志開元後格十卷宋

璟等刪定以開元七年上開元新格十卷李林甫等刪定以開元二十五年上是宋璟後格在林甫之前又璟以開元二十五年卒卽林甫進新格之歲安得明歲更預撰述乎

天寶四載又詔刑部尙書蕭炅

稍復增損之肅宗代宗無所造至德宗時詔中書門下選律學之士取至德以來制敕奏讞其可爲法者藏之而不名書憲宗時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天寶以後敕爲開元格後敕文宗命尙書省郎官各刪本司敕而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爲太和格後敕開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謩采開元二十六年以後至于開成制敕刪其繇者爲開成詳定格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蓋自高宗以來格令之書不勝其煩至武氏得志而淫刑濫及無辜當時大獄以尙書刑部御史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爲能至不釋枷而笞捶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

十九條犯者皆至死而杖未畢乃詔內有盜竊及蠹害尤甚者量留一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停自徐敬業之反后疑天下人多圖已又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大后意因告密召見擢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尙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網羅無辜構造布

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密告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
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字
或以椽關手足而轉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
前驢駒拔擻或使跪捧枷累璧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
高木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
醋灌鼻或以鐵圈齧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
輒先陳械具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
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又置制
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人戲呼爲例竟門時法
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
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通典有功前後執正大獄凡有
六七百家以此類被推彈亦經

數四對答並是理直咸得無罪時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卽其子孫往往事洩多被論告差使推勘獲日卽酬官賞由是告密之輩推覈之徒因相誣告共行深刻新開總監之內洛州牧院之中遞成蜜獄互爲絞網塞戶瑾聽粗材大枷追攝掩捉匪朝伊夕炬火圍宅刀棒關門苦楚掠拷非罪亦承來俊臣旣便決雲弘嗣亦手刃張虔勗郭弘霸傳李思微之首王弘義亦梟毛元素之元朝野屏氣道路以日於斯時也誰敢忠正遂於羣邪之側眾諂之旁子然介立守法不動刑焉士伍慷慨朝端始卒不渝險易如一於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見嫉甚於仇讐矣是時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恩公直敢言時告密者誘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賞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恩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相與構陷善恩坐流貶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奸愷告訐習以爲常推劾之吏以深刻爲功鑿空

爭能相矜以虐泥耳囊頭摺脅籤爪縣髮熏耳卧鄰穢溺刻
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絕食餘晝夜使不得眠號曰
宿囚殘賊威暴取快目前被誣者苟求得死何所不至爲國
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
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后不納麟臺正字陳子昂亦上書切諫
不省及周興來俊臣等誅死后亦老其意少衰而狄仁傑姚
崇宋璟王及善相與論垂拱以來酷濫之寃太后感寤由是
不復殺戮大定元年乃詔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辯狀而加
語者以故入論開元十年前廣州都督裴伸先下獄中書令
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侍郎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
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

朝堂決杖流較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

且律有八議曰勳曰貴今伸先不可輕不宜決罰上然其言

容齋隨筆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
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
爪牙使之執杖已非治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
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
姚崇爲宰相弗能止盧懷慎亦爲相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
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而以杖人
輕之故加罪大將軍與御史大夫可謂失刑矣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

人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

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

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大理少卿

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舊相傳殺氣太

甚烏雀不栖今鵲巢其樹百官以爲幾致刑措上表稱賀天

寶初李林甫爲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夷爲御史二人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所殺數十百人六載敕今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又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肅宗懲安史之亂僞官陸大鈞等背賊來歸及慶緒奔河北脅從者相率待辜闕下自大臣陳希烈等合數百人以御史大夫李峴中丞崔器等爲三司使而肅宗方喜刑名器亦深刻乃以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人爲重罪斬于獨柳樹者十一人珣及韋恆要斬陳希烈

等賜自盡於獄中者七人餘決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歲除
日行刑集百官臨視家屬流竄初史思明高秀巖等皆自拔
歸命聞珣等被誅懼不自安乃復叛而三司用刑連年流貶
相繼及王璵爲相請詔三司推覈未已者一切免之然河北
叛人畏誅不降兵連不解朝廷屢起大獄肅宗後亦悔歎曰
朕爲三司所誤臨崩詔天下流人皆釋之代宗性仁恕常以
至德以來用刑爲戒卽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時別敕
決人捶無數寶應元年詔曰凡制敕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
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止六十德宗性
猜忌少恩然用刑無大濫刑部侍郎班宏言謀反大逆及叛
惡逆四者十惡之大也犯者宜如律其餘當斬絞刑者決重

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故時死罪皆先決杖其數或百或六十於是悉罷之憲宗用刑喜寬仁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杖劫京兆界及它盜賊踰三疋者論如故其餘死辜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穆宗時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制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且其名不正宜廢乃罷之大和六年興平縣民上官興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棕

御史中丞宗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爲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武宗時詔竊盜賊滿千錢者死故時竊盜無死原其情迫於饑寒也至武宗有此令宣宗立乃罷之大中七年勅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則吏無踰判法守常規八年勅估絹結贓天下一例依上都以一千一百文九十爲陌計贓絹一疋乾符四年勅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爲僥倖今後應州縣官更所犯諸罪五年後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例追收據事定例史臣曰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

惻物其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玄宗初勵精爲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辜纔五十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爲而不至者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寬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爲繇文不足以示後世而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

吳萊唐律刪要序曰古者先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

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忠厚哀怛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爲秦焚滅先代之典籍坑侈儒生猜驚強暴嚴戾深刻而詔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蓋常秦之時孔子沒而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妄售其所自爲術是非矛盾紛紜相勝然秦方遺仁恩尙首功而儒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爲治若夫隋氏初江右齊梁貴淫靡代北周齊習蕃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俗吏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幾故隋且惡其連篇風

雲滿篋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之真亦宜
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爲治孟子蓋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秦則不知儒而不用非自
暴歟隋則不知真儒而不得用非自棄歟是殆秦之任法
雖暴於隋而隋之任律則猶襲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
夫以秦隋惟吏之是師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
之峻可以肆其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嘗以一人
狙詐猜疑忌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餐
而日有不給及觀其所以爲効秦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
縣之供調不聞不足隋則文帝黎陽洛口倉庾豐盈而其
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可謂極其盛者雖

然關東之禍至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譏爲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聞曾不旋踵而二代之亡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然哉然漢以寬仁擴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反乎秦隋之所爲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儒者爲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簿書急期會務筐篋者之所能測識此其創立國法飾粉朝章雖若有媿於二帝三王忠厚哀怛刑期無刑之本意至唐後世杜張之深刻來侯之羅織戕勦民命傷蹶國脈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者尙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馬鄭諸儒曾以文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

革或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爲空言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効將萬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遽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儒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儒尙德化者何嘗不任刑辟任刑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所以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爲後世之龜鑑矣 馬端臨曰鞭朴在有虞時爲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旣多反以殺人其後以爲笞者多死其罪不致死者遂不復笞而

止於徒流自魏晉以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爲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筆楚之與刀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間而使姦吏得因緣爲市是何理也至於當絞斬者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元時始定重杖爲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蓋革累朝之弊法云

後梁開平四年中書門下奏新刪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十卷律並目錄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請目爲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從之

後唐同光二年刑部及御史臺奏廢僞梁新格行本朝舊章

今集眾商量開元格多是條流公事開成格關於刑獄今欲請用開成格從之三年大理寺奏準斷獄律諸立春後秋分前不得奏決死刑違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按牘若準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慮刑獄遲滯詔曰刑以秋分雖開閤隱罪多連累翻慮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罪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宜各委本司裁罪詳斷輕者即時疎理重者候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繁軍機須行嚴令或謀爲惡逆或蘊蓄姦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不在此限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斷獄律諸死罪不待覆奏報而決者流三千里卽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

已來全不覆奏或蒙赦宥已被誅夷乞敕所司應在京有犯

極刑者令前決日各一覆奏聽進止有凶逆犯軍令者亦許

臨時一覆奏奉敕依容齋隨筆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校教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

以竹竿習戲闖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一日極密使安重誨數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以

為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闕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碩如法埋

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并須子細裁遣事見舊五代史新書

去之長興四年大理正張仁瑑奏諸州府刑殺罪人雖有骨

肉尋時不能收瘞皆給喪葬行人皆於城外或殘害尸髮多

致邀求準獄官令諸大辟罪并官給酒食聽親故辭決宣告

犯狀日未後行刑注云決之經宿所司即為埋瘞若有親故

亦任收葬又條諸囚死無親戚者官給棺於官地埋瘞置塋

六典通考

銘於壙內立碑塚上書姓名請依令指揮從之

閩主曠欲杖御史中丞諫

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

後晉天福十二年勅應天下凡關強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並宜處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捕逐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及四隣同保皆全族處斬眾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隣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嘗令帝靜獄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

後漢法旣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獄者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民間震

動驚訛訛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輕重於法如何皆專殺不請或挾口斷舌斫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息而冤死者甚眾

後周廣順二年勅民有訴訟必先厯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請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無得挾私妄訴顯德四年中書門下奏准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勅格差繆重疊亦難詳究宜令中書門下刪定務從簡要易爲頒行伏以今奉制者刪律令之書求政理之本經聖賢之損益爲古今之章程厯代以來謂之彛典朝廷所行用者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

成格十卷大中統類十二卷及皇朝制勅等折獄定刑無出於此律令則文辭古質覽者難以詳明格勅則條目繁多閱者或有疑誤加以遠地猾徒緣此爲姦方屬盛明之運宜伸畫一之規臣等商量望準聖旨施行殿中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部帙律令難解者就文訓釋格勅繁雜者隨事刪除詣理省文直書易會其中有輕重未當矛盾相攻盡宜改正無或率拘候編集畢日委御史臺尙書省四品已上官及兩省五品已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及兵部尙書張昭遠等奏所編集勒成一部別有目錄凡二十一卷曰爲大周刑統伏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流類開成編勅

等採掇既盡不在法司使行之限自來有宣命指揮公事及
三司臨時條法州縣見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
公事逐司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刪集送中書門下詳議
聞奏勅依五年勅州縣自長官已下因公事行責杖量情狀
輕重用不得過臀杖十五因責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又
勅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並曾經官司推問伏罪
者不問赦前後贓多少並決殺容肅隨筆周世宗英毅雄傑
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享年
不及四十身歿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
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實之
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舊史載翰林
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病州
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寶儀乘驛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
者二十四人儀奉辭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
州趙礪坐除名此事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族誅二十四
家他可類推矣薛居正舊史載世宗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

去今畧記于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
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
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
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
脩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噉飯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
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元以造軍士複襦不
辦禁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
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大典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湖西閻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宋建隆初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百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卷並頒行參酌輕重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增敕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敕二百八十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千三百七十四條仁宗定取舊令及約束在敕者五百餘條號曰附令敕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爲一書視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八

祥符敕損百餘條其法大辟十有七流三十有四徒百有六杖百五十八笞七十有六配隸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慶曆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爲總例一卷復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一條大辟總三十一流總二十有一徒總百有五杖總百六十有八笞總十有二配隸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四嘉祐二年又集敕書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增三百餘條別爲續附令敕三卷神宗時于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更其目曰敕令格式元豐中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敕自品官已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

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皆爲式哲宗親政稍復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後衡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尋下詔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燬之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所行類出人吏省記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號曰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尋又詔敕令所刻定省記之文自秦檜專政率用督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

中脩書者不敢刪削與成法並立後以吏部尙書周麟之言乃詔削去孝宗時刑部侍郎汪大猷等參詳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爲乾道敕令格式上之淳熙初臣僚言其書尙多抵牾詔戶部尙書蔡洸詳定刪改九百餘條號淳熙敕格式帝又患其書散漫又令敕令所分門編類名曰淳熙條法事類議者猶病其多遺缺更加詳定久而未成至慶元四年京鏗始上其書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寶慶初敕令所言自慶元新書行今二十九年其間條目滋繁無所遵守乞攷定淳祐二年書成名淳祐敕令格式已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刪潤修改百四十條創入者四百條增五十條刪十七條爲四百三十卷度宗已後遵行無所更定始太祖定折杖之制

部臣李昌齡言舊制大理定刑送部詳覆得當則送寺共奏行
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
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
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
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
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
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
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
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梟決
而不役初唐建中令竊盜賊滿三匹者死武宗時竊盜賊滿
千錢者死宣宗罷之漢乾祐以來用法益峻民盜一錢抵極

法周初懲其失復遵建中之制帝以其太重增爲錢三千陌以八十爲限旣而詔曰禁民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舊法強盜持杖雖不傷人皆棄市又詔不傷人者止計賊論令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白長吏得判乃訊之有司擅掠囚者論爲私學開寶二年詔長吏督獄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病者給食與藥時言者以嶺南遐遠覆奏稽滯請盜賊罪死者不俟報帝惻然曰海隅習俗貪獷穿窬其常也因詔嶺南民犯竊盜賊滿五貫至十貫者決杖黥面配役十貫以上乃死太宗改司寇院爲司理院用歷任能折獄者

太平興國六年詔曰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傍緣爲姦
逮捕證佐踰年獄未具自今長吏五曰一慮囚情得卽決復
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逮捕
而易決者毋過三日後又定決獄違限準官書稽程律論踰
四十日則奏裁事須證逮致稽緩者所在以其事聞先是罪
人錮送闕下多非理死道路乃詔諸犯徒流罪配所在牢城
勿復送闕下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繫
三百人者令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者咸準禁數
件析以聞其鞠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禁繫者有司駁
奏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御史決獄必躬親毋專任胥吏嘗
諭宰臣曰每閱大理奏案節目小未備移文案覆動涉千里

外禁繫淹久可憐也自今非人命所係可量舉區分勿須再鞫于是制諸州笞杖罪不須證逮者長吏卽決勿付所司羣臣受詔鞫獄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已復騎置下之州凡上疑獄詳覆而無疑狀官吏並坐以違制其應奏疑案亦騎置以聞又令竊盜滿十貫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牢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它如舊制帝每值祁寒嚴暑親錄係囚多所原減諸道遣官案決歲以爲常刑部張昺言官吏枉斷死罪者宜稍峻法責其明慎乃制斷獄失人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判官皆削任而檢法仍贖銅十斤長吏停任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贖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以京朝官爲之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刑

者爲參軍又置判官給以月俸在京獄疑者帝常自臨決之
卽疏駁以聞是時諸州司理參軍帝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冤
者遣臺使乘傳案鞠數年間刑罰清省矣眞宗尤愼刑辟黃
州守王禹偁請諸路置病囚院以處徒流已上有疾者餘責
保于外從之又從知審刑院朱選言官吏因公受財證左明
白論以枉法罪死者加役流御史臺嘗鞠殺人賊獄具知禱
王隨請繕剛之帝曰五刑有常制何爲慘毒楊守珍使陝西
督捕盜賊請獲盜罪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
屬依法論無所凌遲凌遲者先斷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
法太祖以來未始用也自太宗罷諸路提點刑獄歸其事于
轉運使地遠多不能周知咸平四年詔仍復舊制命中書樞

密院選官帝嘗患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卽召災沴于是令法吏有不稱職者重責舉主以懲其濫天禧四

年詔天下死罪過十一月

權住區斷

遇天慶節卽決之十二

月及春夏未得區遣

侍御史趙湘言漢制大辟盡冬月乃斷今十二月爲京天節十一月一陽始生

其氣尙微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

大辟未結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決斷其奏裁依法

者盡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當孟春月臨軒躬覽情可閔者特從末減仁宗卽位用刑尤愼詔

官司聽獄躬自閱實毋枉濫淹繫刑部嘗薦詳覆官帝記其

姓名曰是嘗失入人罪者烏可任法吏舉者皆罰金初眞宗

嘗覽囚簿見死臯名數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

至多吏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臯獄具三覆奏蓋甚重愼

也今宜復古制時有司慮其淹繫不果行至是刑部侍郎燕

肅奏曰唐大辟罪令尙書九卿讞之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
諸州三覆奏貞觀四年斷死臯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
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
三十六視唐幾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獄疑上請
法寺多所舉駁率得不應奏之罪往往增飾事狀移情就法
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臯皆得覆奏議者必
曰待報淹延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
刑未間淹留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
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充滿狴犴久不得決諸獄疑若情可矜
者聽上請天聖四年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
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

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辜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奉率以恩釋爲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請讞者多得減死矣初京師置糾察司以達寃滯而御史臺獄亦移報之或論其非體遂不報嘉祐中大理寺言炎暘之時係囚淹久請自四月至六月減期日之半詔月上斷獄數列期日以相參考是歲改強盜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錢萬及傷人者死持杖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財錢六千若持杖辜不至死者仍刺隸二千里外牢城能告羣盜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旣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錢五千卽刺爲兵反重於強盜

請減之遂詔至十千始刺爲兵而京城持杖竊盜得財錢四千亦刺爲兵刑部言一歲之中大辟無慮二千餘犯法者眾豈教化不足以導其爲善與願詔天下歲所斷大辟刑部類而上之朝廷從之慶曆五年詔三司立諸食勾取法中書請主與役人歲增祿至一萬八千九百餘緡凡勾取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加一等千錢流二千里每千錢加一等臯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致者減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賞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賞二百千滿十斤爲首者配沙門臯賞三百千自首則除其罪凡更定約束十條行之神宗嚴懲盜賊立爲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臯當徒流者配

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爲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爲賞盜舉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爲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爲尉盜發十人以上限內捕半不獲劾舉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羣行州縣劫掠江海船棧非重地亦以重論至元豐時凡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其後又令有犯卽坐不計人數先是曾布建言盜情有重輕以賊論舉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賊少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賊重死至於傷人

情狀亦殊以手杖毆傷肌體與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朝廷雖許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幸爾今請以賊定辜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皆從辜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情狀酷毒及汙辱良家或入州縣鎮砦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論傷與不傷皆處以死刑及布爲相從其議未幾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刑法改重從輕者至多惟強盜之法特加重近朝廷改法強盜計賊應絞者並減一倍賊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法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爲禽捕故盜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養成大寇貽國患請復行舊法及布罷相乃詔如舊法武臣犯賊經赦敘復後更立

生考升選帝曰若此何以戒貪命改法樞密都承旨曾孝寬等定議敝文臣敘法而少增損七年詔品官犯臬案察官並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繫罷其職奉元祐二年制凡斷獄奏獄二十緡爲大事十緡以上爲中事不滿十緡爲小事大事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臺察及刑部主劾約法狀並十日省樞密院再送各減半有故量展不得過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在京八路大事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參之一臺察及刑部並三十日每十日斷用七日議用三日凡命士死於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則部轄將校節級與首率眾者徒一年情輕杖百雖白首不免政和間詔品官

犯罪三問不承奏請追攝者情理重害而拒隱方許加訊又
詔宗子犯罪庭訓示辱比有去衣受杖傷膚敗體有惻朕懷
其令大宗恪守條制中書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論蓋爲
命官立文其後掌典去官亦因之免舉有犯則解役歸農幸
免重舉詔改政和敕掌典解役從去官法宋初郡縣吏承五
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
州受賄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措克之吏特詔棄市
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賄者不原熙寧中蘇子
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在法賊論當死故事命官以
賊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大夫可殺
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毋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

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然懲貪之法漸寬矣

日知錄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

三而不赦犯賊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盜盜而腐廉隅蓋上有以勸之

自開寶以來犯大

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太平興國六年自春涉夏不雨

太宗意獄訟冤濫會歸德節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蔥筍園戶

病創死帝聞之坐承信棄市初太祖嘗決繫囚多得寬貸而

開封婦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

死至是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絕其吭殺之乃

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凡

歲饑強民相率持杖劫人倉廩法應棄市每具獄上聞輒貸

其死眞宗時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臯當死知州張榮議取

爲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帝詔褒之遣使巡撫諸道諭之曰

平民艱食強取餼糧以圖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之天聖初
有司嘗奏盜刼米傷主仁宗曰餓刼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
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命貸之時近臣有罪不下吏劾實不
付有司議法諫官王贇言情有輕重理分故失一切出聖斷
前後差異有傷政體法官安可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
法詔可徽宗時御筆斷舉不許詣尙書省陳訴違者以違御
筆論又令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
三日加一等舉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論由是吏因緣爲
奸文巧浸多及靖康難作雖知悔悟稍除奸慝然已無及矣
高宗仁柔用法寬厚舉或過貸而未嘗過殺知常州周杞擅
殺人帝曰朕豈不能任情誅僂顧非理耳命削杞籍大理率

用儒吏持法平允者獄官入對以慘酷爲戒臺臣士曹有所平反輒轉官每臨軒慮囚未嘗有送下者曰吾恐有司觀望鍛鍊以爲重輕也方建紹間盜起攻城屠邑至興師以討之然貸死亦眾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嘗奏強盜之數帝曰皆吾赤子豈可盡誅之誅其渠魁三兩人足矣至待貪吏則極嚴受贓者不許堂除及親民犯枉法自盜者籍其名中書舉至徒卽不敘至死者籍其貲諸文臣寄祿官並帶左右字賊舉人則去之

日知錄高宗卽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章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皆不收敘而章

惇子孫亦不得仕于朝

是年申嚴決賊吏法三省言故事有犯賊棄市

者帝曰何至爾貪吏害民雜用刑威有不得已然豈忍實縉紳於死地耶自徽宗時用法峻雖嘗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

猶從重比中興初詔用政和遞減法迄嘉定不易至蔡京所
請御筆以壞正法者悉釐正之諸獄具有定式枷以乾木爲
之輕重長短刻識其上笞杖不得留節目及釘飾加筋膠之
類賞給火印暑月五日一洗濯枷杻刑寺躬親監視諸獄司
旬中禁款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案者具情款奏聞
法司未嘗檢坐條例錄問官檢法吏姓名於後各州編配羈
管初犯人及新過編配之數每年各置籍提點刑獄司各具
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申提刑司其應書禁曆而
不書應申不申奏案不依式檢坐違令致妨詳覆與提刑司
詳覆稽問者各抵舉知州兼統兵者非臨陣毋用重刑州縣
月具繫囚存亡之數申提刑司歲終比較死囚最多者當職

官黜責少者褒賞舊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爲一匹竊盜二十貫者徒至是優減以二千爲一匹盜至三十貫徒一年尋復詔以三千爲一匹其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五年歲終比較御史臺檢錢塘仁和縣獄具錢塘大杖一多五錢半仁和枷一多一斤一輕半斤縣官各降一官凡禁囚無供飯者日支錢二十外路減五諸鞠獄干證人無舉遣還者每程給米升半錢十五因病者官爲支藥物錢孝宗究心庶獄歲臨軒慮囚先令有司進案披閱然後決遣法司更定律令必親訂正之至其用刑未嘗以私廢法鎮江都統戚方刻剝被罪內侍陳瑜等陰爲之主帝詔以瑜付獄究其賂狀獄成決配之乾道二年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民無所措

手足比年獄吏多端隨意輕重朕甚患焉自今革弊明公使
奸不容情罰必當辜用廸于刑之中六年詔以絹計賊者四
千爲一匹議者謂犯盜以數計錢定罪以律計絹今絹定罪
者遂增一千則錢定舉者亦合增一千從之臨安府左右司
理府院三獄杖直獄子舊無所給帝始詔人月給錢十貫米
六斗每院置十二人時州縣獄禁淹延詔徒以上舉入禁三
月者提刑司類申刑部置籍立限以督之淳熙初浙西提刑
鄭興裔上檢驗格目詔頒諸路凡檢覆必給三本一申所屬
一申本司一給被害之家紹興法鞠獄官推勘不得實故有
不當者皆案坐之乾道法又恐有移替事故者卽致淹延乃
令先決舉人不當官吏案後收坐至是所司請更定死罪依

紹興法餘依乾道施行二廣州軍獄吏畏憲司點檢送勘之
害有重囚多斃於獄臣僚以爲請乃詔二廣提刑司詳覆公
事若小節不完不須追逮獄吏委本州究實保明遇死者必
根究其所以致死三衙及江上諸軍各有推獄謂之後司獄
成決於主帥不經屬官故軍吏多受財爲奸先宗乃詔通曉
條制屬官兼管之至寧宗時刑獄滋濫嘉泰初天下上死案
一年至千八百十一人而斷死者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之
詔諸憲臺歲終檢舉州軍有獄空并禁人少者申省取旨理
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初卽位詔天下恤刑親制審刑
銘以警有位歲大暑必臨軒慮囚自殺人放火及僞造符印
會子與官員入賊枉法外餘死辜情輕者降從流流降從徒

徒從杖杖已下釋之大寒慮囚及有災祥請祈亦如之帝用
刑雖厚而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提刑委所屬決獄多要饋遺
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令入當黥之由欲殺令證當
死之舉嚴限勒招催促結款而置獄具多非法斷薪爲杖指
擊手足名曰掉柴木索夾兩脰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
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辦兩股令獄卒跳
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富室稍有冒望動籍其貲又以
月椿版帳爲名不問舉輕重並從科罰官取其十吏漁其百
其拘鎖者無限日不支口食死而後已又以己私摧折手足
拘鎖尉砮亦有豪強賂吏羅織平民般之甚至有飲食不充
而餓死者無力請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爲賂遺苦楚而死

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累詔切責終莫能止而國亡矣宋初詔獄不常見羣臣犯法體大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鞫治神宗以來一時承詔置推者曰制勘院事出中書曰推勘院獄已乃罷熙寧二年命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內侍乘驛追逮御史張戢等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繫囹圄非朝廷以廉恥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審問不從無擇坐譴獄十年乃決辭所連逮十餘人自是大獄屢興或以口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至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以文彥博之子及前嘗有書寄邢恕謂其語涉悖逆請差官審問詔蔡京安惇

共治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
不少置始元祐更政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至元符初中丞
安惇言神宗厲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
訴理所凡得舉熙寧元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
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
以危言迫激之惇懼卽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凡案內
文狀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昭雪改正重得罪
者八百三十家徽宗卽位改正元祐訴理得罪者七百餘人
言者以蹇序辰安惇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詆誣先
朝紛紛不已考之公議宜正典刑會中書省亦請治舉乃詔
並除名放歸田里靖康初戮梁方平殺王黼于雍邱吏以其

首獻賜李彥朱勔等死追殺梁師成于道又誅馬植童貫及
蔡攸蔡條以其與邊禍誤國及浚財虐民怙威亂政故也高
宗首承大亂治王時雍等賣國之奸並其黨下御史臺獄獄
具刑寺論洪芻納景王寵姬余大均納喬貴妃侍兒王及之
苦辱宣德皇后女弟當流陳沖括金銀自盜與宮人飲當絞
周懿文張卿才李彝與宮人飲卿才彝當徒懿文當杖胡思
文於推擇張邦昌狀內添詔奉之詞罰銅十斤並該赦上閱
狀大怒然新莅政重殺士大夫乃詔芻大均沖特貸命流沙
門島永不放還餘人並以別駕安置邊郡宋齊愈下臺獄法
寺以犯在赦前奏裁詔齊愈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非受僞命
諸臣之比腰斬都市詔東京及行在官擅離任者各就本處

推勘之磔反逆苗信斬王世修于市及紹興中秦檜得政欲以刑嚴立威會張俊使人誣張憲收岳飛文字謀變檜因此欲誅岳命万俟卨鍛鍊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雲及憲汾州進士智浹上書訟飛冤決杖編管袁州廣西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賊污僭擬又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舜陟不服死獄中自後檜權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己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諸州郡獄爲有司論駁者頗眾端拱初廣定軍民安崇緒隸禁兵訴繼母馮與父知逸離全奪資產與己子大理當崇緒訟母舉死太宗疑之下臺省襍議徐鉉議曰今第明其母馮嘗離卽須歸宗否卽崇緒準法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

有四況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議曰法寺定斷爲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卽阿蒲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爲馮強占親母衣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絕嗣阿蒲何地託身臣等議田產並歸崇緒馮合與蒲同居共侍終身所犯並準赦原詔從昉等議熙寧中蘇州民張朝之從兄以槍戳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梟死案旣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爲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舉止加流役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更命呂公著等定議刑名議不稱安石意乃自具奏先是詔謀殺自首並奏聽敕裁安石奏言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

若已殺者從故殺法則爲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爲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立新制文彥博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卽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爲殺傷于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卽奏裁帝是安石議詔從之尙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案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自首減等斷罪者以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意至于奸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詔強盜案問欲舉自首者不與減等元豐三年周清言審刑院刑部奏斷妻謀殺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明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宜用妻毆夫死法定舉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

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敕當決重杖處死詔如
清議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姦者自
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爲從而刑部郎中杜紘議婦辜應死又
郎興元府奏讞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
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褫犯死辜引赦
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旣上御
史臺論紘議不當詔罰金紹興中宣州民葉全二盜檀偕寤
金偕使佃人殺全二等五人棄屍水中有司以屍不經驗奏
御史辛炳言偕係故殺眾證分明近法獄不當奏而奏者雖
不論罪今宣州觀望欲並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則實有疑
者亦不復奏矣于是法寺刑部止罰金

論曰宋承五代之亂務以仁厚先天下太祖太宗更修律令多矯革前代之失諸法吏有以苛深故入人罪者時加黜免或終身不復齒敘其君無大失德自徽欽庸齊兩外未聞有殘虐生靈如古幽厲桓靈之比者紹聖變法奸邪浸用數興大獄傾危正士安惇蔡卞之徒頗喜鍛鍊深文其時無辜而遭構陷者比比有矣然不敢誅戮士大夫以逞其報復之私謀至如漢唐以來所用考掠五毒之具在于宋世未嘗多見可以想其持法之平恕矣然而姑息相安積漸成俗雖無枉濫之咎亦多輕縱之患夫寇攘奸宄天下之極惡大罪古聖王所不待教而誅者也今宋或許其自首而減死或疑其可憫

而矜全由是鴟張之猾無所畏忌公行劫奪訟獄益繁
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州縣吏不知治體務爲小仁朝廷
復降敕文預言斷放是勸民爲盜也若飢民嘯聚不可
禁禦必重加刑辟是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可謂切
中時弊矣終宋三百年間主寬于上吏儉于下綱紀弛
而不張國勢陵替職茲之由昔蘇子由論商人之政嚴
肅而駿厲故其後世賢聖之君屢作周人之俗文弱而
柔緩故犬戎之難轍迹遂東一蹶不振迹宋之本末與
二周之事何以異其有國而不能自強也宜哉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宋制疑獄獄不決則下兩制與大臣若臺諫襍議規事大小無常法而有司建請論駁者時有焉熙寧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爲非王安石曰有司刑不當則審刑大理論正審刑大理刑不當卽差官定議議不當中書論奏取決人主此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如強劫盜並有死法而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皆抵死亦可哀若從情輕之人別立

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禁軍非邊防屯戍而逃者
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過密
良民傷肌體爲辱終身愚頑之徒雖創痛而無愧恥若情理
輕者復古居作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凶頑者拘
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情輕者可復古徒流移鄉之
法俟再犯決刺充軍其配隸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
從舊法編管之人迭送它所量立役限無得髡鉗其四士民
有孝悌力田爲眾知者州縣給帖付身偶有犯情輕可恕者
議贖罰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宜刪定
詔付編敕所詳議樞密使文彥博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
時弊故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

重於舊律者若偽造官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凡
偽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夫持杖強盜法重於造
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強盜賊不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
異律文矣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以敕律參考裁定大理
寺言律稱以賊致梟頻犯者並系科若梟犯不等者卽以重
賊併滿輕賊各倍論案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不可用
二學故案科爲非一犯故倍論然六賊輕重不等若犯二賊
以上者不可案輕以從重故併重以滿輕若以重併輕後加
重則止從一重蓋爲進則改從於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姦而
疏議假設之法適皆梟等者蓋一時令文耳若梟等者盡數
案併不等止科一賊則法足以爲姦而人得僥倖非律之本

意也帝是其議行之司馬光上言般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充懷耀三州民有鬪死者皆當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部卽引舊例貸之夫鬪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配是鬪殺條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依法處斷若實有可憫疑慮卽令刑部具實先擬處斷門下省審覆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卽駁奏取旨崇寧五年詔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令取旨今有司惟情重法輕則請加舉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是樂於舉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爲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取旨否則以違制論紹興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疏言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實居其首司馬光亦言殺人

者不死堯舜不能致治竊見諸路州軍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裁自去歲郊後大辟奏裁五十餘人中有實犯故殺鬪殺常赦所不原者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幸矣被殺者銜恨九原何時已邪臣恐強暴之風滋長良善莫能自保爲害非細今後大辟情法相當所司輒奏裁減貸者令臺臣彈劾帝覽奏令刑部坐條行下凡應配役傳軍籍者黥面會赦則有司上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初徒梟非有官當贖銅者在京隸將作監役兼役之官中或輪作左右校開寶中詔並送作坊役之國初諸方割據梟人率配隸西北邊多亡投塞外誘羌爲寇太宗乃詔當徒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邊諸郡凡犯死梟獲貸者配隸登州沙門島及

通州海島皆屯兵使者領護之而通州島兩處官煮鹽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者隸東州市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初婦人舉至流執鍼配役至是罷免舊制僮僕有犯得私黥面帝謂僮使受傭本良民也詔盜主財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貫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貫以上奏裁初京師裁造院募女工而軍士妻有臯皆配隸南北作坊天聖初詔聽自便婦人應配則以委卒之無家者著爲法景祐中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南地牢城廣南臯人配嶺北慶曆三年疏理天下繫囚詔諸路配繫役人皆釋之皇祐中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聽流役本處至春遣之詔可熙寧中廣

南轉運司言春州瘴厲之地配隸十死八九願停配臯人詔應配沙門島者配春州餘勿配旣而諸配隸除凶盜外少壯者真河州止五百人初神宗以流人去鄉邑多道死而護送禁卒勞費用張誠一議隨所在配諸軍重役後罷之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或患加役流法太重道路多有奔亡元豐中蘇頌建議請依古圖土取當流者治臯訖髡首鉗足晝居作夜置之圖土滿三歲釋之未滿歲者遇赦不原旣釋仍送本鄉讞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不果行崇寧中蔡京復以爲請乃令諸州築圖土以居強盜貸死者晝役作夜拘之視臯輕重爲久近許出圖土充軍無過者縱釋行之尋以其法不便罷之高宗後

罪隸或配廣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漢四州迄度宗世無定法凡內外所止刑獄刑部審刑院大理寺參主之又有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相審覆其後罷審刑糾察歸其職於刑部四方之獄則提點刑獄統治之官司之獄開封有府司左右軍巡院諸司有殿前馬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二京府師左右軍巡院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縣皆有獄獄皆置樓牖設漿鋪席持具沐浴食令溫暖寒則給薪炭衣服暑則五日一澆枷杻郡縣官躬行檢視獄敞則修之元豐元年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令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繫開封諸獄囚既猥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傳致瘦死或主者異見歲時不決朕甚怒焉其復大理獄置卿貳及丞專主鞠執應三司諸寺監吏犯

笞不俟追究者聽卽決餘悉送大理應奏者刑部審刑院詳
斷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時失入者重其罪至失出乃臣下
小過宜寬其責使有司讞議務盡忠恕詔可政和三年臣僚
言越方官吏文法旣疏刑罰失中願委耳目官季一分錄所
部囚禁遇有冤抑先釋後聞歲終較所釋多寡爲殿最其微
功故出有辜者論如法詔令刑部立法諸入人徒流之辜已
結案而錄問官吏能駁正或因事推正者案及七人比大辟
一名推賞乾道中諸州翻異之囚旣經本州次檄鄰路或再
翻異乃移隔路至有越兩路者官吏旁午逮繫者困於追對
乃令鞠勘本路案嘗差官猶稱冤者惟檄鄰路如尙翻異則
奏裁贖刑之制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申上言刑統名例律

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辜各有等第減贖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蔭不畏刑章今犯辜身無官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秩得減贖如仕于前代須有功惠及民爲時所推厯官三品以上乃得請從之後又定流內品官任流外職準律文徒辜以上依當贖法其餘諸司犯徒流等辜公辜許贖私辜決罰仁宗時詔別立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人重穀麥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詔下論者以富人得贖而貧者不免非朝廷用法之意隨州司理參軍李抃父毆人死抃上所授官贖父罪帝矜許之自是未嘗以爲比而終宋之世贖法惟輕刑而已凡大赦襍犯死辜以下其制常赦所不原辜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

德音則死及流舉降等餘舉釋之間亦釋流舉又天子歲自
錄京師繫囚畿內遣使往往襍犯死舉以下第降等杖笞釋
之或徒舉亦得釋神宗卽位詔赦令國之大恩蕩滌瑕穢納
於自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摺撫吏民興
起獄訟苟有詿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義使吾號令
不信於天下其內外言事案察官無得依前舉劾熙寧七年
帝以旱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
事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矣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徽
宗在位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二十七南渡後紹熙歲
至四赦自是刑政素而恩益濫矣

論曰宋之立法主于寬厚而愛人終三百年間未聞有

暴君酷刑桀然逞其恣睢之心以爲生人患苦然其失于因循姑息者往往有矣凡天下奏案始必斷于大理詳議于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之天子自天子而下逮中書自中書而移諸刑部自刑部而復還大理其文牒之往反歲月之遷延可臆揣而知也吏之守文者旣便習以爲常而不顧其遲吏之奸黠者方因緣以爲利而惟恐其速蓋有矜貸之報已下而其人先斃于獄或犯者獲貸而親故緣坐日久而瘦死有愼恤之名而無保惠之實固由有司奉行之不謹亦其立法迂緩之過也自太祖定制三歲遇郊一赦其事蓋出于唐兵興之後郊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然古者三王歲祀圉

邱未嘗輒赦則太祖之制違古而牽俗不可以爲經訓
明矣仁宗在位久熟於人事之情僞頗以數赦爲疑然
嘗敕戒有司大辟覆奏州縣至于三京師至于五所以
重人命而懲枉濫其意美矣然獄之因是而淹滯者亦
豈可勝道哉

遼制刑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絞斬凌遲及籍沒
之法流刑量罪輕重置之邊城部族之地遠則投境外或罰
使絕域徒刑一曰終身決五百二曰五年三曰年半決者以
次遞減百又有黥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者
以沙袋決之

穆宗時制用熟皮合縫之
長六寸廣二寸柄一尺

又有木劍大棒

太宗時制

木劍面平背隆大臣
罪重欲寬宥則擊之鐵骨朶之法有重罪者將決以沙袋先

于肱骨之上及四周擊之拷訊之具有龜細杖及鞭烙法龜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自三十至於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亦有八議八縱之法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其後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親王從逆不磬諸甸人或投高崖殺之淫亂不軌者五車輶殺之逆父母者視此訕詈犯上者以熟鐵錐椿其口殺之從坐者量罪輕重杖決杖有二大者重錢五百小者三百又爲梟磔生瘞射鬼箭砲擲支解之刑神冊六年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斷以律令仍置鍾院以達民

寃至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穆宗嗜酒及獵
不怕政事五坊掌獸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鵲雉
之屬亡失傷斃及私歸逃亡在告踰期召不時至或以奏對
少不如意或以飲食細故或因犯者遷怒無辜至加以炮烙
鐵梳之刑甚者或手刃刺之斬擊射刺斷手足爛肩股折腰
脛割口碎齒棄尸于野且命築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餘人
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初卽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
人膽合延年藥故殺人頗眾後悟其詐以鳴鏑叢射騎踐殺
之又爲長夜之飲五坊掌獸人等及左右給事誅戮者相繼
不絕怙行無悛故及於難景宗監其失卽位之初有囚擅去
械鎖求見自辯語之曰枉直未分焉得出獄自辯命復繫之

既而躬錄囚徒盡召釋之自穆宗廢鍾院窮民寃者無所訴
帝乃復命鑄鍾紀詔其上道所以廢置之意只王稍爲奴所
告有司請鞠帝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
近侍實魯里誤觸神靈法應死杖而釋之聖宗嗣位睿智皇
后稱制留心聽斷嘗勸帝寬法律帝既壯銳意於治更定法
令十數事多合人心用刑尤詳慎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
死法輕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統和十二年詔契丹人犯十
惡亦斷以律舊法死囚尸市三日至是一宿卽聽收瘞後又
詔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首告若奴婢
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嘗敕諸處刑獄有院不
能申雪者聽詣御史臺陳訴委官覆問往時大理獄訟覆奏

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決至是置少卿及正主之親錄囚徒數遣使詣諸道審決寃滯如邢抱朴之屬所至人自以爲無寃五院部民偶火延及木葉山兆域當死杖而釋之因著爲法敵八哥始竊薊州王令謙家財及覺以刃刺令謙幸不死有司擬以盜論止加杖罪又那毋古犯竊盜者十三次論棄市因詔自今三犯竊盜者黥額徒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五則處死統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犯空聞至開泰五年諸道皆獄空故事樞密使非國家重務未嘗親決凡獄訟惟夷獯莖主之及蕭合卓蕭朴相繼爲樞密使專尙吏才始自聽訟時人相效習爲狡智風俗自此衰矣太平六年詔曰國家有契丹漢人故分南北二院治之去貪枉除煩

擾若貴賤異法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內族外戚多恃恩行賄以圖苟免自今貴賤以事被告事無大小並令所在官司案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爲奏者以本犯人罪罪之興宗好名喜變更又濶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重熙元年詔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器皿三斤持錢出南京十貫及盜遺火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逾三斤持錢及所盜物二十貫以上處死有司奏稱詔書言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一罪具三刑宜免黥其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家子孫犯姦罪至徒者未審黥否上諭曰犯

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點其面終身爲辱自後
犯終身徒者止刺頸奴婢犯逃若盜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
面刺臂及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
四刺左五則處死已而更定條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
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條時有羣牧人竊易官印以馬與人
者法當死以弟從兄且俱無子特原其弟至枉法受賕詐敕
走遞僞學御書盜外國貢物者例皆免死後又詔諸職官私
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諸帳郎君等射鹿禁地決杖三百不徵
償小將軍決二百已下百姓犯者決三百聖宗之風替矣道
宗初諸宮都部署凡機密事面奏餘訴事以法施行詔有投
誹訕之書其受及讀者皆棄市又命諸郡長吏與僚屬同決

罪囚無致枉死詔曰先時諸路死刑皆待決于朝政獄訟畱滯自今凡強盜得實者聽卽決之咸雍元年詔獄囚無家者給以糧帝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乃命惕隱蘇樞密使乙辛等更定條制凡合律令者載之不合者別存之舊制竊盜賊二十五貫處死至是增至五十貫處死又刪重複者二條爲五百四十五條取律百七十三條創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太康元年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用事官婢單登等誣告宣懿皇后乙辛以聞因實其事上怒族伶人趙惟一斬高長命皆籍其家賜皇后自盡乙辛又謀構昭懷太子陰令其黨告樞密院蕭速撒等謀立皇太子詔案無狀出速撒等外補餘坐流詔告首謀逆者重加官天祚

卽位信任奸邪殺戮大臣致皇太子無辜死吏人亦多冤死者於是盜賊竊起叛亡接踵帝益務爲酷刻而投崖砲擲釘割鑕殺之刑復興焉或分尸五京甚則取其心以獻祖廟及末年遊畋無度西狩奉聖州子敖盧幹頗負人望爲耶律撒八等劫立事覺賜死自興宗時遽起大獄仁德皇后戕于幽所遼政始衰道宗殺宣懿皇后遷昭懷太子太子尋被害天祚荒暴尤甚遂至于亡

論曰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奸莫先于刑其始踵沿夷俗所創法或出于五流三就之外及阻午可汗命宗室雅里爲夷离堇然後刑辟始有專官而用人亦號爲得宜焉太祖太宗馳逐戎伍數設重法以錮其民意在戢

之使不敢爲變然其天性過于殘暴有非可以常情論者子孫繼守流宕忘返峻文深憲日以滋甚其間能參酌輕重而猶得其平者惟景聖二宗爲優耳自餘諸主皆不免于人頭畜鳴之譏而穆宗之濫誅近倖道宗之戕賊天屬非直罪浮于桀紂雖苻生石虎赫連勃勃輩未有以加此矣論者謂遼之先世貽謀不審故其子孫猖狂恣睢無所不至然其前後用刑多同而興亡互異者何哉蓋創業之君法未定而一二偶行之民猶未敢測也亡國之主法已定而又恣逞其所欲則民復何賴焉傳曰刑新國用輕典遼出于荒裔部落之族其興也當自有故而縱任淫刑以殞生人則其始基之先壞也

嗚乎此其所以爲夷狄與

金國舊俗輕罪笞以柳蔑殺人及盜劫者擊其腦殺之沒其家貲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賞主併以家人爲奴婢其親屬欲以馬牛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自贖然恐無辨於齊民則劓刖以爲別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爲之太宗雖承太祖無變舊風亦稍用遼宋法天會七年詔凡竊盜但得物徒三年十貫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軍三十貫以上徒終身仍以贓滿盡命刺字於面五十貫以上死徵償如舊制天眷三年取河南地約其民用刑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總皇統間詔諸臣以本朝舊制兼採唐制參遼宋類爲書名曰皇統制初制杖百則臀背分決海陵以眷近心腹罷禁之

雖主決奴婢亦以違制論正隆間又爲續降制書與皇統制
並行世宗承正隆之亂制旨多從時宜遂集爲軍前權宜條
理尋復令有司刪定條理與前制兼用舊制品官犯賭博賦
不滿五十貫者杖聽贖再犯者杖之帝曰杖所以罰小人職
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予之又詔制無正條
者皆以律文爲準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如舊制濟南尹梁肅
言犯徒者當免杖朝廷以爲法輕恐滋姦惡不從嘗詔宰臣
朝廷每歲再遣審錄官本爲民伸冤滯而所遣多不盡心審
錄之官非止理問重刑凡訴訟案牘皆當聞實是非囚徒不
應囚繫則當釋放官吏之罪卽以狀聞失糾察者嚴加懲斷
不以贖論止以正隆續降制書多苛察任己意而與皇統制

並用是非消亂姦吏得上下其手遂命大理卿移樅總中外
明法者共校正乃以取前後制書及續行條理倫其輕重刪
繁正失制闕者足以律文制律俱闕及疑不決者則取旨畫
定軍前權行條理內可常行者亦爲定法餘未應者別部存
之參以近所定徒杖減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條分十
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條爲名帝畱心庶獄患有司淹滯敕尙
書省斷罪輕重各有期限不得遲畱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
或揆義制法臨御聽斷言幾于道故大定五年歲斷死囚二
十八人近代未有也章帝卽位言事者乞弛民蔽制書之禁
平章張汝霖曰昔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不欲使民測其輕
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曉然易避而難犯足以輔治不禁

爲便時取議多不欲詔仍舊禁置詳定所審定律令承安二年制軍前受財法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帝慮諸路枷杖多戾法平章政事守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刑兩月一巡察必不敢違五年復令鈎校制律詳定所言若依重修制文爲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異於律既定復與舊同頒則使人惑而易爲姦謂宜用今制條參酌時宜準律文修定歷採前代刑書以補遺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名曰明昌律義別編權貨邊部權宜等集爲勅條宰臣謂先所定令文尙未完俟通定然後頒行若律科舉人止習舊律尙書省奏在制徒年之律無決杖之文便不用杖非今所宜且以代流律四年以上俱決杖而徒三年以下難復不用婦人

比男子差輕亦當例減遂以徒二年以下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婦人犯者並決五十又勅尙書省特旨事如律令程式者始送部自餘輒行之事但召部官赴省議是時常行杖樣多不能用途定分寸鑄銅爲杖式頒之且詔笞杖太輕恐情理難恕者訊杖可再議之泰和元年尙書省奏見行銅杖式輕細姦宄不畏乃改用大杖禁不得過五分其年修律成凡十二篇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廩庫六擅興七賊盜八鬪訟九詐僞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爲七削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所損益二百八十二條餘皆從舊又加以分一爲二分一爲四者六條凡三十卷附注

明其事疏義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令下祠
令四十八戶令六十八學令十一選舉令八十三封爵令九
封贈令十宮衛令十軍防令二十五儀制令二十三衣服令
十公式令五十八祿令十七倉庫令七廐牧令十二田令十
七賦役令二十三關市令十三捕亡令二十賞令二十五醫
疾令五假寧令十四獄官令百有六雜令四十九釋道令十
營繕令十三河防令十一服制令十一附以年月之制曰律
令二十卷又定制勅九十五樵貨八十五蕃部三十九曰新
定勅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並頒行宣宗罪官失糾劾者
論以法嘗謂宰臣律有八議言者謂應議之人卽當減等何
如宰臣對曰凡先條所坐卽應議之狀以請議定然後奏裁

上然之

金史刑志序論曰金法以折杖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篋故習由是以深文傅致爲能吏以慘酷辦事爲長才百司姦賊決其眞犯而徵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原其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爲蓋秦人強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恥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恥而知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元初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簡除繁苛始定新律

號曰至元新格仁宗又以格例條畫有關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英宗時復命儒臣損益前書號曰大元通制大綱有三一詔制二條格三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四條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斷例七百十七五刑之目自七至五十七曰笞刑六十七至一百七曰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隨爲加減鹽徒盜賊旣決而又錄之流則南人遷遼陽迤北地北人遷南方湖廣死刑有斬無絞惡逆極者凌遲處死蓋自漢除肉刑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則更用輕典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自後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待報然後加刑至大德間王約上言國朝制笞杖十減

爲七今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君臣之間輕
典爲尙百年之間天下又寧然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
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譎行私而兇頑之徒數以赦宥獲
免至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姦宄善良喑啞而
飲恨識者病之元制五刑外有五服十惡入議之屬畧同前
代其目別者曰衛禁職制祭令學規軍律戶婚食貨大惡姦
非盜賊詐僞訴訟殺傷禁令雜犯捕亡恤刑平反等名凡職
官受財枉法者除名不敘不枉法者殿三年再犯不敘無祿
者減一等以至元鈔爲則枉法一貫至十貫笞四十七不滿
一貫者量情斷罪依例除名十貫以上至二十貫杖五十七二
十貫以上至五十貫杖七十七五十貫以上至一百貫八十

七一百以上杖一百七不枉法一貫至二十貫笞四十七本等敘不滿貫者量情斷罪解見任別行求仕二十貫以上至五十貫五十七注邊遠一任五十貫以上至一百貫杖六十七降一等一百貫以上至一百五十貫七十七降二等一百五十貫以上至二百貫八十七降三等二百貫以上至三百貫九十七降四等三百貫以上一百七除名不敘諸掌刑獄輒縱囚徒在禁飲博及帶刀及紙筆陰陽文字入禁者罪之諸獄具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闊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罪一十五斤皆以乾木爲之長闊輕重各刻誌其上粗長一尺六寸以上二尺以下橫三寸厚一寸鎖長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鑰連環

重三斤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罪五十七以下用之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徑二分二釐罪六十七以上用之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長三尺五寸並刊削節目無令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並用小頭其決笞及杖者醫受拷訊者醫若股分受務令均停諸郡縣佐貳及幕官每月分番提牢三日一親臨點視枉禁及淹延者舉問月經具囚數牒次官在上都囚禁從畱守司提之諸犯徒者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皆先決訖然後發遣合屬帶鐐居役應配役人隨有金銀銅鐵銅冶屯田隄岸橋道一切等處就作令人監視日計工程滿日放還充警跡人諸在禁囚

徒無親屬供給或有親屬而貧不能給者日給倉米一升三升之中給粟一升以食有疾者凡油炭席薦之屬各以時具其饑寒而衣糧不繼疾患而醫療不時致非理死損者坐有司罪諸獄囚有病主司驗實給醫藥病重者去枷鎖杻聽家人入侍職事散官五品以上聽二人入侍犯惡逆以上及強盜至死奴婢般主者給醫藥而已贖罰之例職官犯公罪輕者犯夜者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不任杖責者及罪人篤癰殘疾有妨科決者聽贖

元因宋制用刑頗近于寬恕稽其條目繁碎方之前代微有增損然史稱元君臣之間惟知輕典之是尙其得在仁厚而其失在弛緩而不知檢可謂確論矣蓋彼自

謂用夷狄而得中國故一切務爲嫵嫵之仁以要結天下之人心而及其末流積懦相仍吏詭其法民玩其令盜賊遂起而亡其國明祖承厥弊政矯以威嚴久而人心始定故太史公稱申韓極慘刻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有旨哉有旨哉